

人世间

难忘的童年往事

冯宝新

按照习俗,立秋要吃饺子。晚饭,妻子包了滚圆的、香味扑鼻的牛肉馅饺子,却没有激起我多少食欲。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顿水饺已不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望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水饺,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本不想回忆,却一幕幕在眼前不停翻篇。

一

我的老家在栖霞市桃村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小时候,一到腊月初八,喝上了腊八粥,小孩子们就开始数着天数盼过年了。在生活比较艰难的年代,只有过年那一天,中午才能吃上大米混着小黄米蒸的米饭,吃上香喷喷的大白菜、豆腐、粉条烩猪肉的大锅菜,晚上才能吃上一年一次的肉馅饺子。

年年过年都会累坏父母,尤其是母亲,过了小年就开始忙年。打扫屋子、蒸饽饽、做豆腐,从腊八开始,一直要忙到大年三十,忙得像个陀螺。

年,在鞭炮的催促下,快步来到了腊月二十九。按照当地习俗,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去赶集。因为这是每年的最后一次赶集,再不去,就买不到年货了。

老家的集市距我们村有五公里远,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从没赶过集的我,闹着要跟着父亲去赶集。父亲说“路老远了,你去了走不回来”,坚决不让我去。母亲见我撅着嘴生气,就对父亲说:“带他去吧,从来没出过门,出去开开眼界也好。”父亲只好带上了我。

在集市上,他买了一块豆腐、一匣粉条,在肉摊前想了好一阵子,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沓毛票,数了半天,割了一公斤红白相间的鲜猪肉,然后又去买了一炷香和两只蜡烛。我看到父亲手里还有点钱,就央求他给我买一挂小鞭炮。父亲呵斥说,小孩子不能放鞭。看父亲不肯花钱买鞭,我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起了赖皮,引来一些赶集的人围观。父亲可能觉得丢不起那个人,最终还是服了输,给我买了一挂一百头的小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小鞭,拿着小

鞭如获至宝。虽然现在早已忘却乐成了什么样子了,但依稀记得是一路上蹦蹦跳跳回家的。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刚八九岁,正是顽皮淘气的年龄,对鞭炮的喜爱超过了一切,那痴迷程度超过一顿猪肉馅饺子、一顿大米蒸饭、一碗白肉豆腐炖大白菜、一件过年的新衣服一百倍,能和鞭炮媲美的也就是看连环画小人书了。

大年三十早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天空灰蒙蒙的,太阳公公好像怕冷似地躲在“被窝”里,直到八点钟才从东方懒洋洋地升起。勤劳的父母早早就起床了,我惦记着小鞭,兴高采烈地爬起来。母亲对我们说,今天要过年了,说话声要小,不要生气吵架,更不要讲不吉利的话。我们哼哼唧唧地答应着。千叮万嘱后,母亲开始准备年夜饭了,把大米和小黄米洗好淘好,浸泡起来,准备蒸米饭。父亲主要干力气活,下了个狠心,把一只养了两三年的老母鸡杀了,然后开始贴春联。我在炕上分配着一百头的小鞭:年上午放几个,下午放几个,晚饭前放多少,除夕夜放几个……脑袋摇晃了好一阵儿才分配好。姐姐在帮母亲烧灶火,时刻保持着火力的旺盛。整个屋子里一片乒乒乓乓的响声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

傍晚,大锅菜的香味弥漫在屋里,我赶紧到院子里放鞭。开始时,是把小鞭放到地上用蚊香点燃;放了几个胆子就变大了,一只手拿鞭,一只手用香点燃小鞭,朝空中抛。听到小鞭在空中炸响,我那得意洋洋的劲儿,如同考

二

小孩子的岁月,永远是在对“年”的憧憬中度过的。时光像个滑溜溜的泥鳅,一晃悠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村里主要工作。生产秩序恢复正常,也保证了夏秋两季粮食的收成。生产队里的果园和山上的楸木,让队里赚了不少钱。根据每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取的工分,家家都分到了钱。

那年,我家分到了三百多元钱。据说,那个时候盖三间瓦房也就需要花一千来元。领到钱的那天,父母一脸的春风、满面的笑容,高兴得连晚饭都没吃进去。草草地吃了点饭,父母便上炕数钱,算计着往银行里存多少,钱生钱;取出来多少,给孩子们添置新衣、买年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母这么高兴,第一次看到过年置办了那么多的年货:猪肉、牛肉、猪头、猪蹄……没等我要求买鞭炮,父亲已经买回来五挂一百头的大鞭。

大年三十晚饭我们吃的是驴肉水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驴肉水

饺。由于饺子里肉多菜少,水饺馅成了一个肉丸,特别香。

水饺刚端上桌子,我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平时吃水饺,我就吃十几个,但那顿饭,我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二十多个饺子。母亲怕我撑坏了不让多吃,我还是经不住诱惑,又偷偷吃了五个。吃完饭,我叫着同伴上街捡小鞭,没想到,一会儿就感觉肚子阵阵疼痛,跑回了家。母亲让我躺下来,给我揉肚子,不知不觉中我迷迷糊糊地睡了。

除夕夜,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从梦中被震醒,不仅肚子疼还非常恶心,喝了半碗凉水,一会儿便开始呕吐,肚子里像翻江倒海一样,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一直折腾到天亮,又开始拉肚子了。

初一,我基本没吃饭,只喝了一点水,直到两天后才止住拉肚子。

童年的阴影是很难忘却的。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吃饺子了,那顿驴肉水饺带来的阴影萦绕了三四年。以

了一百分。“大宝,不放了,吃饭了!”虽然听到母亲在喊我,我还是想把小鞭放完。我一手拿鞭,一手匆匆忙忙地拿着香点燃这最后一个小鞭。可能这个小鞭的芯太短吧,还没扔出去,小鞭便在我的手里炸响了。

“哇!”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到屋子里。父母闻声从屋里跑出来,握住我的手一看,哟,本来干瘦的小手,一下子被炸成乌鸡爪状了。知道自己惹了祸,我也不敢大声哭,只抽泣着抹着眼泪。大过年的不能发火,父母安慰了我一番。我知道,这也就是赶上了过年,要是赶平时,一顿揍是躲不了的。

手被炸肿了,拿不了筷子,我只能让父母喂着吃饭,在痛苦和泪水中吃了年午饭,一顿没滋没味的年午饭!

小鞭炸了手,头也晕的,吃过午饭我就昏昏欲睡了。不知不觉中,被一阵鞭炮声震醒。哟!吃晚饭了。

父亲轻轻地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大宝,今晚还放鞭么?”虽然那时我年龄还小,但还是从父亲的脸上隐隐约约读出了一点嘲弄的味道。我眼一闭、头一扭,转过身,不再理他。父亲见状,拍拍我的肩膀说:“大宝啊,好好躺着吧,我去替你放鞭了哈。”说完,他扬长而去,看那开心的样子,怎么和我一个样子?

我那个舍不得啊,比剃了心肝还难受。年,就这样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走来,又在悄无声息和恋恋不舍中匆匆离去。

这个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尤其是对鞭炮产生了心理阴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爱放鞭炮了。

后,每逢家里包水饺,母亲都弄点别的饭菜给我吃。直到我上了中学,参加生产劳动,劳动量大了,胃口也大了,这个阴影才渐渐消失,也逐渐能够享受水饺的美味了。

如今,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多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吃的用的都像儿时过年一样。

现在的孩子不会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痴迷鞭炮了,即便是喜欢鞭炮的孩子,也用不着数着小鞭的数量一个个燃放。想放烟花,父母就会买各种高档的烟花。更不用对水饺一往情深、垂涎欲滴,想吃什么馅的饺子,父母随时都可以给包。如果图省事,还可能领孩子直接下馆子,想吃什么馅的饺子直接点什么馅的,不用再等待过年了。

每到传统佳节,每当感受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都会勾起我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我们是幸运的,现在的孩子们更是幸运的!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更应该感谢努力、向上、创造着美好生活的一代又一代缔造者。

诗歌港

大海畅想(外三首)

于金玲

这里有灯塔、落日、渔船
飞过身边的海鸥
敞亮成几个飞翔的动词,歌声
在潮起潮落的韵律里飞扬

海鸥如同渔人,只为大海坚守
面对自然与神秘
我该怎样描述一次次颤动的心灵
如潮,来去无序

有人顺流而下,有人逆流而上
只有小船在烟波里
划向天边,在海面上
留下一道道弧线

◎初秋

一道清泉迎我而来
清凉的旋律浸润心间
小草在山坡袒露心声
花朵在风中扬起笑脸

花开花落是季节预设的接力
装点人生旅途的寂寞
云雾聚散,如半生坎坷
若隐若现

已是初秋
任细雨轻轻洗净我的身心
我相信自然的力量
风儿柔和,从我身边轻轻刮过

◎山行

让阳光照进来,穿透
寂寞,宁静的松林
木槿花开,为远离城市的你
敞开心扉

木槿花开出百朵心事
紫色的海洋
在山坡起伏,蜜蜂飞走蝴蝶又来
久处林间,心底渐有风云

一大片橘红的云,在田野尽头
静静地燃烧
喜鹊飞过,将火焰带动

烟台山灯塔

柳光生

你经历了百年的风雨沧桑
根系在山海间跋涉
雄峙着灯塔的壮观
云朵打磨你
暴雨雕刻你
不可抗拒的灾害
熄灭不了你的强悍

风雨之夜
波涛在礁石上撞得头破血流
而你温情的闪着目光
让渔舟眠在自己的脚下
雷电交加时
你紧抱大地
驱散呼啸的狂风暴雨
烟台山上的灯塔哟
背负着庄严的使命
纵放百年的光明
夜夜放射热情的火焰
点亮烟台